



窗外的鸽子

□惟耕

上午9点12分,那只灰色的鸽子又来串门了,很随意地落在书房外宽不过十几厘米的窗台上。我坐在书桌前,隔着一层玻璃,用目光与它对话。它照例先是机敏地转动脖子朝四周瞥上几眼,然后再扭转头望几眼我的书房,或者是我。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没敢动,就这么默默地注视着它,生怕任何一个动作就会破坏了这种美好的氛围。

我不清楚五年前我搬到这所房子之前,它是否也光顾过这里。我俩初次相见,是在我刚住过来的那个初秋的早上,云层很薄,微风把天

空洒下的水滴梳理成长长的丝线。它被雨丝缠绕住的羽翼扇动起来有点儿吃力,便落脚在窗台上。

那时候的它,身形要比现在娇小得多。一身深灰色的外套,竟无意间与我撞衫。一对圆溜溜的大眼睛,除了机灵,还是机灵。

虽然我在书房闲坐的时间并不多,但从那以后,缘分让我们不止一次在这里相遇。有好多次,我俩就这样隔着玻璃静静地对视,即使每次它看我的时间都不过几秒,但我总觉得,就这几秒的对视,它也已经窥透了我的心事。

就这样,日子久了,跨越物种的我俩成为老相识,就像黄豆与菟丝子,就像水牛和它背上的小鸟。但我俩之间与它们又有所不同,豆苗与菟丝子是寄宿与寄主的关系,水牛和小鸟是相互依附存在的,而我没有给它投放一粒食物,它也没有像黄莺一样给我唱一支动听的

歌。我们就像两株不同科属的小树,分立在小溪两岸;又像一棵草与另一棵草,一棵是单子叶的,一棵是双子叶的。

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大多都是在静静地翻书或者敲击键盘,而它可能是路过歇脚,也可能是特意过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只是很多时候,我没有听懂它的语言,也没有完全读懂它看向我的目光的含义,但我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相信,它是友好的,是带着善意、带着喜讯来的。

所以我还是要感激它。是它在那个雾气蒙蒙的早上,给我带来第一声美好的问候。是它在我搜肠刮肚,为思索一个词语而不得之时,给我一丝灵光与启迪。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它如约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看它频频转换微胖的身姿、频

频扭动脖颈着急的样子,我猜它一定是匆匆而来,又要急着离开,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等着它去做。我还是忍不住悄悄地打开手机拍照功能。既然来了,我总得给它留下一点影像,一来见证一下我们的友谊,二来我还可以从它短暂的停留中,慢慢破译或者领悟它目光中给我传达的某种暗示。

片刻之后,它还是飞走了,但我肯定不是我的举动吓着它了,因为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突然有另一只鸽子掠过窗台。它是听见了同伴的呼唤,才匆匆离开的。我确实没有任何要惊扰它的想法和举动,因为我是熟识的朋友。

它不是每天都来,我也不是每天都待在书房里。我只希望它能经常在这一小片已经属于它的窗台上,歇歇脚,陪我读读书。我也可以经常看见它,在它的面前,我不隐藏一丝儿心事。

委托春天发行

□王坤

每年都有一场盛大演出
精彩绝伦异常隆重
普天盖地姹紫嫣红
人们翘首企盼急不可耐
万众热烈鼓掌夹道欢迎

这场汇演可不
敲锣打鼓轻轻松松
而是构思了一个夏
酝酿了一个冬
反复打磨策划良久
出场顺序符合时令

编排的节目丰富多彩
盛大的场面让人吃惊
有立春雨水惊蛰清明
有希望憧憬耕耘播种
有杏粉李白绿桃红
有百花齐放万鸟争鸣
有小溪潺潺莺歌燕舞
有鱼儿游弋泉水叮咚
有海鸥翩翩搏击长空
有燕子呢喃其乐融融
有蜂蝶舞步履轻盈
有蓝天白云万马奔腾

人间早已按捺不住
内心的喜悦激动
望眼欲穿静候开演的铃声
上苍交付给明媚三月
委托春天来出版发行
结果不出人间预料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你听好评如潮掌声雷动
你看万人空巷倾国倾城

三月歌韵

□刘吉训

三月的杨柳风
拉开绚丽的幕布
三月的桃花
是风流的歌星
绽开红润的芳唇
浅唱枝头

三月
缄默的种子咬破褐色的相思
献给山野一支明媚的
绿色摇滚
三月的微雨中
南归的紫燕
轻剪浪漫的歌词

独步山野绊响春的韵脚
飘洒一路翠嫩的音符
乡土歌星们登台三月
一色的民谣俚曲
一色的通俗唱法
莫负春光
我是三月平凡歌手

春江水暖
一只野鸭拍打双翅
争先领唱:“嘎——嘎”
一开口便高了8度

桃花红 杏花白

□王明昭

红花一朵。然后,两朵、三朵,五朵、六朵,几十朵。直到奶奶数不过来方罢。终极,朵朵怒放,粉红了一树。

奶奶倚树而坐,飞针走线,绣花绣朵。一不留神,三五朵“桃花”飘下,“绣”进了爷爷的烟荷包……

每年杏花、桃花盛开的日子,上“杏”爬山的、野游的,无意路过的,专程拍照的,无一不与杏花、桃花合个影,留个念。还有靓女帅哥

们热情地和奶奶拍合照,谈笑风生,意犹未尽。待走出“杏”来,回头一望,那一树繁花灿灿的红,宛如西天云霞一抹,含情脉脉,诗情画意,美。

杏白、桃花红,杏北、桃南,说的是杏与桃成熟时的方向方位。

奶奶说:“杏,打树北面先熟。”看看熟了七八成,爷爷便拿了篮子,蹬上梯子,自北往南排着摘。那时的两棵树正青春,似爷爷奶奶正年轻。“杏”(村名)里人家,差不多家家都有三两棵果树,换个油盐酱醋的零花钱。平日里忙着大田的正经事,家里院里的活一早一晚顺手便也做了。杏树省心,见风长,长势

豪横,不知不觉间,一杆子就蹿上了屋顶。钢筋水泥浇灌的平屋屋顶,成了后来摘杏的最佳选址。每年春天打打“干枝”,树干、枝条统统打一遍药水,了事。风调雨顺的年景,一树能摘下三百斤的果。果圆,个大,“离核”,甜,名也好听,叫“元宝杏”。

桃树管理得费些功夫。头二年定形、拉枝,接着年年修剪,剪去背上枝、背下枝,残弱枝、狂长枝。奶奶围着桃树转,手不离剪,修枝、抹芽、短截,花开了,得疏花;坐果了,得疏果,除劣保优。十天八日的,还得“打药”。忙忙活活一直到“寒露”节气,桃子才开始熟。桃的名字也甜,叫“寒露蜜”,蜜甜。

奶奶喜花,尤喜桃花,天天看也看不够。雪压枝头,花苞尚未绽放时,她便在树下仰望。看花蕾努力鼓胀,慢慢挣脱霓裳,豁然展开

杏,熟得早、熟得也快。当你发现有几个杏里泛红,红有微黄的,闪光放亮的,包裹着一兜蜜、摇摇欲坠的,甭问,那定准熟了。这时候你得早下手,不然,五天八日,呼啦啦一下子全熟了。刮来一阵风,吹落一地杏,让人招架不住啊。当务之急,抓紧摘果,赶早不赶晚。

这时辰,奶奶装满一篮子,去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老姐妹们家走动,送些给大家尝尝鲜。还剩下不少杏,奶奶会拿来切杏片、晒杏干。将杏一瓣两半,放在日头下晒干或阴干。数九寒冬、冰天雪地,嚼几片杏干磨牙,岂不快哉。

杏北、桃南,说的是杏与桃成熟时的方向方位。

奶奶说:“杏,打树北面先熟。”

看看熟了七八成,爷爷便拿了篮子,蹬上梯子,自北往南排着摘。

是甜里带点儿酸。

电视里的养生节目说,南方有个小山村,家家户户餐桌上离不开杏,吃来吃去,竟然吃成了远近闻名的百岁长寿村。后来“杏”里栽树的人家渐渐多起来,杏花桃花也越发地蓬勃起来。

待我再次回老家进“杏”,四面八方花盛开,芳香阵阵扑面来。我迷失在大花园里找不到回老家的路了,多亏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路杏花落,一路桃花开。爷爷奶奶正仰躺在摇椅里晒暖阳。没有风,小院极静。落花从枝间坠下,一瓣两瓣、三四五瓣,轻轻飘落在爷爷奶奶的身上,芬芳扑入二老的情怀……

桃花红,杏花白。

我爱繁花一树,也爱落花一地,更爱果实累累,还有爷爷奶奶的那两棵大树:桃花红,杏花白。

三月的脚步

□于云福

三月的脚步
踏着愉悦的节奏
轻快、明媚、自由
不必行色匆匆地做核酸
健康码行程码
仅是历史的一缕烟云
在风中,成为记忆

春天的味道
越来越重了
清新,芬芳,浓郁

摘下口罩
清新,芬芳,浓郁

健康码行程码
仅是历史的一缕烟云
在风中,成为记忆

春天的味道
越来越重了
清新,芬芳,浓郁

摘下口罩
清新,芬芳,浓郁